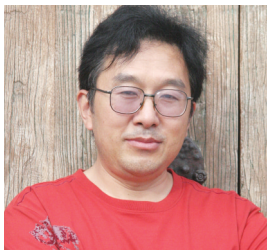


◇ 亦文亦画 冯杰专栏



冯杰，诗人，作家，文人画家。获过台湾《联合报》文学奖、梁实秋文学奖等。出版散文集《丈量黑夜的方式》《泥花散帖》《田园书》等十余部作品。

三只手(集市组成的元素之一)

是贼的别称。平常人皆有手两只，此时忽然出现三只手的人，不是天外高人神人能是什么人？

在北中原，用“手”来表达或象征的东西很多：

一把手，指首领、头头、正职。一言堂。

二把手，就是副职。要会弯腰，媚笑，活着。

三只手，如是我言。

四只手，那肯定是怪胎。

嫌不过瘾，将满把手都伸出来，那叫“五魁手”。属于北中原乡下饮酒时猜枚的一种方法。赵布袋是村里专猜“五魁首”的高手，以静制动，五十

年酒史里单出“五魁首”。博得村中饮酒“三圣之一”美称。

我少年时喜欢赶集，像一只机灵的老鼠一样在乡村集会上一次次穿梭，我能在香味的缝隙里找到某种感觉，想找一点吃的东西，我对饥饿感深恶痛绝，又离不开它，爱恨交加。

从西到东，集市上牛的气息、干草的气息、语言的气息、裤裆的气息……在共同合谋，织成一张大网，罩在大家簇动的头上和天空。

忽然，人群一阵骚乱，如一群炸蜂。

听人高叫：“抓三只手抓三只手！”

在乡村，人们最恨两种人：官和贼。

等我挤到眼前一看，操，那个被人群围打的“三只手”原是个不大的孩子，十来岁的模样，因为饥饿，偷吃了几个油馍被捉，睁着一双惊恐的眼睛，里面写着饥饿，挨打时还没忘了一边用满是泥垢的手往嘴里塞一个沾满尘土的油馍。

那天我姥爷也赶集，看不惯，说：不就是个孩子吗？

集会上还有一位大人也是“三只手”，他叫“傻三蒜”。

从“三只手”这一口语就延伸出另一个口语，叫“抓嘴”。



采采芣苢

念“芣苢”(读音:fú yǐ)两字时，像生在上古时期的小姑娘，清晨着了白袜素履，层层穿了青缥色的褰衣大裙，喜滋滋到隔壁小院门口，唤里面的小玩伴。唤的声音脆生生，答也脆生生。

《诗经·周南》里的《芣苢》怕也是这样一唤一答般的轻声唱着——

采采芣苢，薄言采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有之。

采采芣苢，薄言掇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捋之。

采采芣苢，薄言袪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漙之。

音韵早丢，我借了王菲《幽兰操》的旋律哼着，竟比原曲调更匀净清简，有春天田间地头芣苢迎风的好，不摇曳不浮丽，仰头、浅笑，轻轻唱。这意味比兰之猗猗的王者香多了几许空灵淡然。

《诗经》里有好些采摘植物菜蔬的诗歌，《关雎》采荇菜，《采芣》里的“芣”是甘草，又有戍边士兵吟出的《采薇》，女子终朝《采芣》，君子朝见诵《采芣》……只是它们都借“采”而言他。《关雎》谈恋爱，《采芣》讲道理，《采芣》诉相思，《采薇》道乡愁，《采芣》写诸侯朝圣，

最隆重，篇幅也大，读来诘屈聱牙，如老夫子连篇累牍的迂腐。

唯独《芣苢》，“采”就是诗的全部，一开声，就如在旷野，平远空阔。哪里还需掺杂任何情绪、遭际、场面，它就是芣苢的样子，是开篇里我看到的小姑娘，清澈明亮，声音流出来似的，一长串，脆生生。

由“采”而“有”，从“掇”至“捋”，或“袪”或“漙”，重章叠韵，反复吟唱，只换了这六个动词。清减若此，诗三百中，怕惟“芣苢”。几个动词又各有气度，“采”最朴素，有布衣素服的模样；“有”最殷实，满足泰然状；“掇”最精细，一些些掐着；“捋”最干脆，伸出的这双手是泼辣辣女孩儿的。“袪”与“漙”揉进了兜的动作，衣襟提起来，扎在衣带上，采得的芣苢一股脑兜进去。衣服最好是素白或淡灰，衬着那样绿那样绿的芣苢。就是《诗经》的样子，这样的朴素而美好！

芣苢另一个名字倒有魏晋风，车前子。你大约得笑了，就是车前草啊，野外走一遭，遍地是。椭圆的绿叶细叶柄，贴地长着，一副憨实模样，任春风如何唤

它，全不招摇。到了五六月才由正中抽出一枝茎来，顶一串绿色的小碎花，在夏风里轻轻摇晃脑袋。

车前子可以做菜，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里就说了：“有种车前剪苗食法，则昔人常以为蔬矣。今野人犹采食之。”“野人”不是野人，是农人。

采车前子做菜得取嫩苗。焯过的车前子叶变得柔软了。肉切丝微微滚几滚，车前子搁进去，略加些油盐鸡精就成了，做蛋花汤也好。凉拌也不错，香油陈醋食盐味精蒜末，筷子拌几拌便可以搽来吃了。春天吃车前子如同吃春，口腔胃肠里有清风徐来。

老了的车前子嚼来一把老筋骨，就剩苦涩了，只可做药了。药典里称，车前子味甘，寒，主气癰、止痛，利水道小便，除湿痹。外祖父是老中医，擅长妇科，开的方子里总少不了一味车前子。

芣苢还有更多其他名字，唯独“车前子”三字有魏晋风。一位诗人、作家也叫车前子，样子也有魏晋气息，缓带轻裘的，瘦颀，薄唇，说话也轻缓。大约已过了初春年纪至夏秋了，大家叫他“老车”“车老师”。若以诸子名号称呼，该管他叫“车前先生”吧？

或者，初春时叫“芣苢”，夏秋为“车前子”。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，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一棵野桃树

在我家和我的二伯家之间，曾经垒起了一座两米高的土篱笆墙，有一年的春天，土篱笆墙下生了一棵桃树苗，起初没在意，后来发现它的叶酷似桃叶，便也时常关注起它来。我猜想，这棵桃树可能是我无心种下的。我喜欢到处捡一些桃核杏核回来玩，玩过之后便随处丢撒。

小桃树便在我的珍视和盼望里渐渐长高长大，五年之后的一个春天，它打了些红红小小的花苞，可是开得却很迟。当别的桃树谢尽了芳菲时，它才三三两两地次第开放。花朵很红，红艳艳的一片，红得热烈，张扬，活泼，似乎想淋漓尽致地宣泄它开放的热情和美丽，那土篱笆墙因此而多了几分热闹。奶奶来看了，然后冷冷地丢下了一句：是棵野桃树！原来野桃树的花开得红而迟，奶奶说它成不了气候，结不了什么好果子。

那棵野桃树因为在土篱笆下，没有多占一份泥土，也没有多占一份阳光，因而获得了继续生存下来的权利。那花儿确实开得好看，每片花瓣都染上一片红晕，显得更加生动，健康，我觉得那片富有活力的绯红似乎更能承载一份秋

天的希望。三月过了，花儿落了，红红的花瓣随风飘扬。有的落在瓦砾上，归入泥土；有的落在屋顶的砖瓦上，高高地干枯在四月的阳光里；有的飘到小河上，随流水而去。瘦弱的树枝显得颇为忧伤和冷清。美丽总是就那么一刹那，总是太短太短！就像乡下的新娘们。童年的乡下最热闹的事就是看新娘子，我那时以为女人做了新娘的就永远是新娘，就会永远那么干净而美丽，天天坐在房间里，只是偶尔出来羞涩地笑笑，那只是对着我们这些孩子。可是只是三天，这些新娘便扛锄拿锹地下了地，一年后便是手里捧着饭碗怀里搂着孩子，门口晾了花花绿绿的一大片尿布。走起路来快了，说起话来嗓门大了，脸色黄了，皮肤皱了。乡下的姑娘就像桃花，出嫁的那天开得最美最艳，然后一夜风雨，便凋谢了。

当别的桃儿已经长得肚大腰圆，满脸涨红时，野桃树的桃儿还是那么小小的，青青的，躲在枝叶丛里，它的生长似乎比别的果实总要慢一拍子。中秋过后，田里的稻子已收割回仓，家里的人

闲闲地坐在门口，我看见野桃树上的桃儿都已经泛起了红晕，很多已经长得开裂。我摘了一个轻轻一掰，开了，里面是鲜红的瓢：原来野桃是从里往外红的，它成熟得那么谨慎而谦虚。我尝了尝，绵绵的，软软的，香香的，甜甜的。我又摘了几个捧到奶奶面前，奶奶尝了尝，咂了咂嘴说，苦中还有点甜柔，就是太小了点。可是我已经很高兴了，我的野桃树她终于捧出了自己的果实！

现在，奶奶早已去世，我的父母已经老了，他们常常喜欢站在门口，看我回去。在乡下，他们常常以我为自豪，以我为欣慰。他们觉得，在读书不多的祖祖辈辈里，有我这么一个子孙，用墨香巧扮自己。

可是，我心里很清楚，我就是那棵野桃树啊，艰难地抓住了一棒土壤，固执地想结些果子，我不愿我的生命里只有三月，只有那短暂的绚烂。而我那些儿时女伴，她们也都和我一样，早已出嫁；她们依然如从前的新娘，走路快了，嗓门大了，脸色黄了。我不知道，当她们在门前种桃插柳时，是否想起，这样的风景已是一年又一年，一代又一代了。我愿她们的女儿做一棵真正的桃树，能够理直气壮地站在土地上，站在阳光里，她们有三月的美丽，更有八月的果实。

◇ 草木慈悲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，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，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，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